四庫全書

子部

冊府元龜卷八百二十八　宋　王欽若等　撰

總錄部

論薦

春秋傳曰心志既通名譽不聞友之罪也曹植有言曰自衒自媒士女之醜行然則藏器俟時君子無自進之理推賢讓禄交友有相規之義若夫處貧賤晦光塵專毓德以待用俟知己之延譽蓋有稱善而舉類讓能而

引重布於朝聽遂躋仕籍乃至得時行道建功揚名未有不繇拔茅之義因針而達自古迄今可悉數矣

侯嬴魏人為公子無忌上客謂公子曰臣所過屠者朱亥此子賢者世莫能知故隱屠間耳公子往數請之朱亥故不復謝

鄭安平操范雎亡伏匿更名姓曰張禄當此時秦昭王使謁者王稽於魏安平詐為卒侍王稽王稽問魏有賢人可與俱西游者乎安平曰臣里中有張禄先生欲見

君言天下事其人有仇不敢晝見稽曰夜與俱來張祿見稽語未究稽知范雎賢與私約載雎入秦

漢蒯通為齊相曹參客初齊王田榮怨項羽謀舉兵叛之刦齊士不與者死刦而取之不從則殺之齊處士東郭先生梁石君在刦中彊從及田榮敗二人醜之自恥從亂以相為醜惡也與入深山隱居客謂通曰先生之於曹相國拾遺舉過顯賢進能齊國莫如先生者先生知梁石君東郭先生世俗所不及何不進之於相國乎通曰譬諸臣之里婦

與里之諸母相善也里婦夜亡肉姑以為盜怒而逐之婦晨去過所善諸母語以事而謝之謝謂告辭也里母曰女安行安徐行也我今令而家追女矣而亦女也即束緼請火於亡肉家緼亂麻也曰昨暮夜犬得肉爭鬬相殺請火治之治謂治人死犬亡肉家遽追呼其婦故里母非談說之士也束緼乞火非還婦之道也然物有相感事有適可臣請乞火於曹相國迺見相國曰婦人有夫死三日而嫁者有幽居守寡不出門者足下即欲求婦何取曰娶不嫁者通曰

然則求臣亦猶是也彼東郭先生梁石君齊之俊士也隱居不嫁未嘗卑節下意以求仕也願足下使人禮之曹相國曰敬受命皆以為上賓

趙某史失其名為諸卿時嘗繫長安長吏張湯傾身事之及出為周陽侯大與湯交徧其貴人湯給事内史為甯成掾以湯為無害言太府調茂陵尉言選也選以為此官也

陳咸為大將軍王鳳長史薦蕭育朱博除幕府屬鳳甚奇之

後漢冦恂上谷人初為郡功曹與門下掾閔業共勸太守耿况拒王朗歸光武後恂數為帝言業忠賜爵關内侯官至遼西太守

竇章少好學文章與馬融崔瑗同好更相推薦位大鴻臚

班固字孟堅永平初東平王蒼以至戚為驃騎將軍輔政開東閣延英雄時固始弱冠奏記說蒼曰將軍以周召之德立乎本朝承休明之策建威靈之號昔在周公

今也將軍詩書所載未有此三者也傳曰必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固幸得生於清明之世豫在視聽之末私以螻蛭竊觀國政誠美將軍擁千載之任躡先聖之蹤體弘懿之姿據高明之勢博貫庶事服膺六藝白黑簡心求善無猒採擇狂夫之言不逆負薪之議竊見幕府新開廣延羣俊四方之士顛倒衣裳將軍宜詳唐殷之舉察伊皐之薦令遠近無偏幽隱必達期於總攬賢才收習明智為國

得人以寧本朝則將軍養志和神優游廟堂光名宣於當世遺烈著於無窮竊見故司空掾桓梁宿儒盛名冠德州里七十從心行不踰矩蓋清廟之光輝當世之俊彦也京兆祭酒晉馮結髮脩身白首無違好古樂道玄默自守古人之美行時俗所莫及扶風掾李育經明行著教授百人客居杜陵茅室土階京兆扶風二郡更請徒以家貧數辭病去温故知新論議通明廉清修潔行能純備雖前世名儒國家所器韋平孔翟無以加焉宜

令考績以參萬事京兆督郵郭基孝行著於州里經學稱於師門政務之績有絶異之效如得及明時秉事下僚進有羽翮奮翔之用退有杞梁一介之死涼州從事王雍躬卞嚴之節文之以術藝涼州冠蓋未有宜先雍者也古者周公一舉則三方怨曰奚為而後已宜及府開以慰遠方弘農功曹史殷肅達學洽聞才能絶倫誦詩三百奉使專對此六子者皆有殊行絶才德隆當世如蒙徵納以輔高明此山梁之雉夫子所為歎也昔卞

和獻寶以離斷趾靈均納忠終於沈身而和氏之璧千載垂光屈子之篇萬世歸善願將軍隆炤微之明信日昃之聽少屈威神咨嗟下問令塵埃之中永無荆山汨羅之恨蒼納之俄召固為校書郎

第五倫京兆人始以營長詣郡尹鮮于褒褒見而異之署為吏後褒坐事左轉高唐令倫後為鄉嗇夫以為久宦不達遂將家客河東褒薦之於京兆尹閻興即召倫為主簿

朱穆字公叔大將軍梁冀素聞穆名乃辟之使典兵事因災異以勸戒冀言龍戰于野其道窮也謂陽道將勝而隂道負也因以薦种暠欒巴等而明年嚴鮪謀立清河王蒜又黄龍二見沛國冀無術學遂以穆龍戰之言為應於是請暠為從事中郎薦巴為議郎舉穆髙第為侍御史

度尚為會稽上虞長朱儁為縣門下書佐尚見而竒之薦於太守韋毅稍歷郡職

蔡邕陳留人與申屠蟠同郡邕深重蟠及被州辟乃辭讓之曰申屠蟠稟氣玄妙性敏心通喪親盡禮幾於毀滅至行美義人所鮮能安貧樂潛味道守真不為燥濕輕重不為窮達易節方之於邕以齒則長以德則賢後郡召為主簿不行邕為議郎邊讓為大將軍何進府令史府掾孔融王朗並修刺候焉邕深敬之以為讓宜處高任乃薦於何進曰伏惟幕府初開博選清英華髮舊德並為元龜雖振鷺之集西雍濟濟之在周庭無以或

加竊見令史陳留邊讓天授逸才聰明賢智髫齓夙孤不盡家訓及就學廬便受大典初涉諸經見本知義授者不能對其問章句不能逮其意心通性達口辯辭長非禮不動非法不言若處狐疑之論定嫌審之分經典交至檢括參合衆夫寂焉莫之能奪也使讓生在唐虞則元凱之次運值仲尼則顔冉之亞豈徒俗之凡偶近器而已者哉階級名位亦宜超然若復隨輩而進非所以章瓌偉之高價昭知人之絶明也傳曰函牛之鼎以

烹雞多汁則淡而不可食少汁則熬而不可熟此言大器之於小用固有所不宜也邑竊悁邑怪此寶鼎未受犧牛大羹之和久在煎熬臠割之間願明將軍回謀垂慮裁加少納貢之機密展之力用若以年齒為嫌則顏回不得貫德行之首子奇終無理阿宰之功茍堪其事古今一也

苻融陳留浚儀人州郡禮請舉孝廉公府連辟皆不應太守馮岱有名稱到官請融相見融一往薦達郡士范

冉韓卓孔伷等三人冉為功曹卓為主簿伷為上計吏因辭病自絶

鍾皓頴川人同郡陳寔年不及皓皓引與為交皓為郡功曹會辟司徒府臨辭太守問誰可代卿者皓曰明府欲必得其人西門亭長陳寔可寔聞之曰鍾君似不察人不知何獨識我

張超河間人袁遺字伯業紹從兄為長安令超嘗薦遺於太尉朱儁稱遺有冠世之懿幹時之量其忠允亮直固天所縱若乃包羅載籍管綜百氏登高能賦覩物知

名求之今日邈焉靡儔

鄭玄北海人薦郡人孫乾於州乾被辟命玄所舉也乾仕蜀位秉忠將軍

荀彧累官為尚書令薦杜襲於曹公以為丞相軍祭酒

崔琰為曹公東曹掾記讓曰徵事邴原議郎張範皆秉德純懿志行忠方清靜足以厲俗貞固足以幹事所謂龍翰鳳翼國之重寶舉而用之不仁者遠

蔣濟楚國人仕州别駕胡質與濟朱績俱知名於江淮

閒仕州郡濟使見曹公曹公問曰胡通達長者也寧有
子孫不濟曰有子曰質規模大畧不及於父至於精良
綜事過之太祖即召質為頓丘令
魏鄭袤為司空王朗府掾袤舉高陽許允扶風魯芝東
萊王基朗皆用之後咸至大位有重名
陳羣為曹公司空西曹掾屬羣薦廣陵陳矯丹陽戴乾
太祖皆用之
孫資河東人先是賈逵字梁道為郡吏守絳邑長郭援

之攻河東所經城邑皆下逵堅守後潰逵不屈節資舉河東計吏到許薦於相府曰逵在絳邑帥厲吏民與賊郭援交戰力盡而敗為賊所俘挺然直志顏辭不屈忠言聞於大衆烈節顯於當時雖古之直髮據鼎罔以加也其才兼文武誠時之利用

趙孔曜安平人明敏有思識管輅字公明清河太守華表召為北黌文學一時士友無不歎慕孔曜與輅有管鮑之分故從發干來就郡黌上與輅相見言卿腹中汪

汪故時死人半今生人無雙當去俗騰飛翱翔昊蒼云何在此聞卿消息使吾食不甘味也兾州裴使君才理清明能釋玄虛每論易及老莊之道未嘗不注精於嚴瞿之徒也又眷吾意重能相明信者今當故往為卿陳感虎開石之誠略言吾非四淵之龍安能使白日晝陰卿若能動東風興朝雲吾志所不讓也於是遂至兾州見裴使君徽使君言君顔色何以消減於故邪孔曜言體中無藥石之疾然見清河郡内有一騏驥拘縶後廏

歷年去王良伯樂百八十里不得騁天骨起風塵以此憔悴耳使君言騏驥今何在也孔曜言平原管輅字公明年三十六雅性寬大與世無忌可為士雄仰觀天文則能同妙甘公石申俯覽周易則能思齊季主游步道術開神無窮可謂士英抱荆山之璞懷夜光之寶而為清河郡所錄北黌文學可為痛心疾首也使君方欲流精九臯垂神幽藪欲令明主不獨治逸才不久滯高風遐被莫不草靡宜使輅特蒙陰和之應得及羽儀之時

必能翼宣隆化揚聲九圍也裴使君聞言則忼慨曰何
乃爾邪雖在大州未見異才可用釋人鬱悶者思還京
師得共論道耳況草閒自有清妙之才乎如此便相為
取之莫使騏驥更為凡馬荆山反成凡石即檄召輅為
文學從事一相見清論終日不覺罷倦天時大熱移牀
在庭前樹下乃至鷄向晨然後出再相見便轉為鉅鹿
從事三見轉治中四見轉為别駕至十月舉為秀才
毋丘儉為度遼將軍裴秀少好學有風操儉嘗薦秀於

大將軍曹爽曰生而岐嶷長蹈自然玄静守真性入道奥博學强記無文不該孝友著於鄉黨高聲聞於遠近誠宜弼佐謨明助和鼎味毗贊大府光昭盛化非徒子奇甘羅之儔兼包顔冉游夏之美爽乃辟為掾

鍾會累官為鎮西將軍裴楷明悟有識量少與王戎齊名會薦之於司馬文王辟相國掾遷尚書郎賈充改定律令以楷為定律郎事畢詔楷於御前執讀平議當否楷善宣吐左右屬目聽者忘倦

蜀許靖字文休汝南人既在交阯劉璋遂使使招靖靖來入蜀南陽太守宋仲子於荆州與蜀郡太守王商書曰文休倜儻瑰瑋有當世之具足下當以為指南

秦宓字子勑廣漢緜竹人少有才學州郡辟命輙稱疾不往奏記州牧劉焉薦儒士任定祖曰昔百里蹇叔以耆艾而定策甘羅子奇以童冠而立功故書美黄髪而易稱顔淵固知選士用能不拘長幼明矣乃者以來海內察舉率多英雋而遺舊齒衆論不齊異同相半此乃

承平之翔步非亂世之急務也夫欲救危撫亂修已以安人則宜卓犖超倫與時殊趣震驚鄰國駭動四方上當天心下合人意天人既和内省不疚雖遭凶亂何憂何懼昔楚葉公好龍神龍下之好偽徹天何況於真今處士任安仁義直道流名四遠如令見察則一州斯服昔湯舉伊尹不仁者遠何武貢二龔雙名竹帛故貪尋常之高而忽萬仞之嵩樂面前之飾而忘天下之譽斯誠往古之所慎重也甫欲鑿石索玉剖蚌求珠今乃隋

和炳然有如皎日復何疑哉誠知晝不操燭日有餘光但愚情區區貪陳所見同郡彭羕字永年身長八尺容貌甚偉姿性驕傲多所輕忽惟敬子勑薦之於太守許靖曰昔高宗夢傅説周文求吕尚爰及漢祖納食其於布衣此乃帝王之所以倡業垂統緝熙厥功也今明府稽古皇極允執神靈體公劉之德行勿翦之惠清廟之作於是乎始褒貶之義於是乎興然而羽翮未之備也伏見處士緜竹秦宓膺山甫之德履雋生之直枕石漱

流吟詠緼袍偃息於仁義之途恬淡於浩然之域高概節行守真不虧雖古人潛遁蔑以加旃若明府能招致此人必有忠讜落落之譽豐功厚利建跡之勲然後紀功於王府飛聲於來世不亦美哉兼位江陽太守

吳劉繇字正禮東萊牟平人其兄岱字公山州辟部濟南濟南相中常侍子貪穢不循繇奏免之平原陶丘洪薦繇欲令舉茂才刺史曰前年舉公山奈何復舉正禮乎洪曰若明使君用公山於前擢正禮於後所謂御二龍

於長塗騁騏驥於千里不亦可乎位振威將軍

虞聳字世龍初為越騎校尉浙東河間太守嘗抽引人物務在幽隱孤陋之中時王岐難聳以高士所達必合秀異聳書與族子察曰世之取士曾不招未齒於丘園索良才於總猥所譽依已成所毀依已敗此吾所以歎息也

魯肅為偏將軍蜀先主領荆州龐統以從事守耒陽令在縣不治免官肅遺先主書曰龐士元非百里才也使

處治中別駕之任始當展其驥足耳諸葛亮亦言之
於先主先主見與善譚大器之以為治中從事
晉鄒湛為國子祭酒閻纘字續伯博覽墳典該通物理
湛以纘才堪佐著作薦於秘書監華嶠嶠曰此職閑廩
重貴勢多爭之不暇求其才遂不能用後為漢中太守
祖秀才者失其名劉卞東平須昌人也縣補亭子秀才
於亭中與刺史箋久不成卞教之數言卓犖有大致秀
才謂縣令曰卞公府掾之精者卿云何以為亭子令即

召為門下史百事疎簡不能周密令問卞能學不荅曰
願之即使就學無幾卞兄為太子長兵既死兵例須代
功曹請以卞代兄役令曰祖秀才有言遂不聽
馮收河東人同郡王接喪母哀毁過禮太守渤海劉原
好奇以旌才為務收試經為郎七十餘薦接於原曰夫
騂騮不總轡則非造父之肆明月不流光則非隋侯之
掌伏惟明府苞黄中之德輝重離之明求賢與能小無
遺錯是以鄙老思獻所知竊見處士王接岐嶷儁異十

三而孤居喪盡禮學過目而知義觸類而長斯玉鉉之妙味經世之徽猷也不患玄黎之不啓竊樂春英之及時原即禮命接不受原乃呼見曰君欲慕肥遯之高耶對曰接薄祜少孤而無兄弟母老疾篤故無心為吏及母終後為郡主簿迎太守温宇宇奇之轉功曹史州辟部平陽從事時泰山羊亮為平陽太守薦之於司隸校尉王堪出補都官從事

張華累官至司空成公綏少有才俊詞賦甚麗華雅重

綏每見其文歎服以為絶倫薦之太常徵為博士

胡母輔之為太傅越從事中郎光逸字孟祖為州從事棄官投輔之薦逸於越越以門寒而不召越後因閑宴責輔之無所舉薦輔之曰前舉光逸公以非世家不召非不舉也越即辟焉書到郡縣皆以為誤審知是逸乃備禮遣之甞過河南門下飲河南騶王子博箕坐其旁輔之叱使取火博曰我卒也惟不乏吾事則已安復為人使輔之因就與語歎曰吾不及也薦之河南尹樂廣

廣召見甚悅之擢為功曹其甄拔人物若此

陸機吳郡人戴若思少遊俠機赴雒與其徒掠之機在舫屋上遥謂之曰卿才器如此復作刼邪若思感悟投劒就之遂與定交焉若思後舉孝廉入雒機薦之於趙王倫曰葢聞繁弱登御然後高墉之功顯孤竹在肆然後降神之曲成是以高世之主必假遠邇之器藴匵之才思託大音之和伏見處士廣陵戴若思年三十清沖履道德量允塞思理足以研幽才鑑足以辯物安窮樂

志無風塵之慕砥節立行有井渫之潔誠東南之遺寳宰朝之奇璞也若得託迹康衢則能結軌驥騄曜質廊廟必能垂光璵璠矣惟明公垂神採察不使忠允之言以人而廢倫乃辟之後為驃騎將軍

陸雲吳郡人愛才好士多所貢達移書太常府薦同郡張贍曰蓋聞在昔聖王承天御世殷薦明德思和人神莫不崇典謨以教下興禮樂以陶遠是以帝堯昭焕而道協人天西伯質文而周隆二代大晉建皇崇配天地

區夏既混禮樂將庸君侯應歷運之會贊天人之期博延俊茂熙隆載典伏見衛將軍舍人同郡張贍茂德清粹器思深通初慕聖門棲心重仞啟塗及階遂升樞奥抽靈匱於秘宮披金縢於玄夏思樂百氏博採其珍辭邁翰林言敷其藻探微集逸思心洞神論道屬書篇章光覿含奇宰府婆娑公門棲靜隱寶淪虛藏器褧裳襲錦緇衣被玉曾泉改路懸車將邁考槃下位歲聿屢遷縉紳之士具懷慨恨方今太清闢宇四門啟籥玄綱括

地天網廣羅慶雲興以招龍和風起而儀鳳誠巖穴耀穎之秋河津託乘之日也而瞻沉淪下位羣望悼心若得端委太學錯綜先典垂纓玉階論道紫宮誠帝室之瑰寶清廟之偉器廣樂九奏必登昊天之庭韶夏六變必饗上帝之祀矣後為清河内史

劉毅東萊掖人同郡王基薦毅於内府曰毅方正亮直介然不羣言不苟合行不苟容往日僑仕平陽為郡股肱正色立朝舉綱引墨朱紫有分鄭衛不雜孝悌著於

邦族忠貞效於三魏昔孫陽取騏驥於吳坂秦穆拔百里於商旅毅未遇知已無所自呈前已口白謹復申請後為荆州刺史又同郡盛彦仕吳至中書侍郎吳平雲薦之於刺史周浚

陳頵陳國苦人為州部從事元康中舉孝廉而州將留之頵薦同縣焦保曰保出自寒素稟質清沖若得參命必能光贊大猷允清朝望使黄憲之徒不乏之於豫土令頵庶免臧文之責州乃辟保

王述字懷祖累官為將軍尚書令温放之為給事黄門
侍郎以貧求為交州朝廷許之述與會稽王牋曰放之
嶠之子宜見優異而投之嶺外竊用愕然願遠存周禮
近參人情則望寔惟允時竟不納焉
桓彝為廷尉有人倫鑒識徐寧為輿縣令時彝嘗去職
至廣陵彝親舊還遇風停浦中累日憂悒因上岸見一
室宇有似廨署訪之云是輿縣彝乃造之寧清惠博涉
彝還謂庾亮曰吾為卿得一吏部矣亮問所在彝曰人

所應有而不必有人所應無而不必無徐寧真海岱清士即為叙之遷吏部郎

何充累官侍中錄尚書事孔沈字德度有美名充薦沈於司徒王導曰文思通敏宜登宰門辟丞相司徒掾瑯邪王文學並不就

王羲之累官右將軍謝萬為豫州刺史領淮南太守監司豫冀并四州軍事假節羲之與大司馬桓温牋曰謝萬才流經通處廊廟參諷議故是後來一器而今屈其

邁往之氣以俯順荒餘近是違才易務矣温不從

鄧攸為河東太守陷於石勒勒長史張賓先與攸比舍重攸名操因稱攸於勒勒召至幕下與語悦之以為參軍給車馬

陽裕字士倫右北平無終人刺史和演辟為主簿王浚領州轉治中從事忌而不能任石勒既尅薊城問棗嵩曰幽州人士誰最可者嵩曰燕國劉翰德素長者北平陽裕幹事之才勒曰若如君言王公何以不任嵩曰王

公縣不能任所以為明公擒也勒方任之裕乃微服潛遁

張耽為牧府司馬張重華為涼州司馬金城太守張沖降于石季龍將麻秋於是涼州振動重華掃境内使其征南將軍裴常禦之常壁于廣武欲以持久斃之耽言於重華曰臣聞國以兵為强以將為主主將者存亡之機吉凶所繫故燕任樂毅克平全齊及任騎刼喪七十城之地是以古之明君靡不慎于將相也今之所要在

於軍師然議者舉將多推宿舊未必妙盡精才也且韓信之舉非舊名也穰苴之任非舊將也吕蒙之進非舊勲也魏延之用非舊德也蓋明王之舉舉無常人才之所能則授以大事今彊冦在郊諸將不進人情騷動危機稍逼主簿謝艾兼資文武明識兵畧若授以斧鉞委以專征必能折衝禦侮殲殄凶類重華召艾問以討寇方畧艾曰昔耿弇不欲以賊遺君父黄權願以萬人當寇乞假臣兵七千為殿下吞王擢麻秋等重華大悦以

艾為中堅將軍配步騎五千擊秋引師出振武夜有二梟鳴于牙中艾曰梟邀也六博得梟者勝今梟鳴牙中尅敵之兆於是進戰大破之斬首五千級重華封艾為福禄伯善待之

郭播為姚興隴東太守時赫連勃勃乞伏乾歸作亂西北禿髮傉檀沮渠蒙遜擅兵河右興疇咨將帥之臣欲鎮撫二方播言於興曰嶺北二州鎮户皆數萬若得文武之才以撫綏之足以靖塞姦路興曰吾每思得廉頗

李牧鎮撫四方使便宜行事然任非其人常致負敗卿試舉之播曰清潔善撫邊則平陸王子元始雄武多奇畧則建威王煥賞罰必行臨敵不顧則奮武彭蚝興曰蚝令行禁止則有之非綏邊之才也始煥年少吾未知其為人播曰廣平公弼才兼文武宜鎮督一方願陛下遠鑑前車近悟後轍興不從

宗敞涼州人姚興署為涼州刺史敞以别駕送前刺史王尚還長安僔檀曰吾得涼州三千餘家情之所寄唯

卿一人奈何捨我去乎敞曰今送舊君所以忠於殿下傉檀曰吾今新收貴州懐遠安邇之畧為之若何敞曰涼土雖弊形勝之地道縣人弘實在殿下段懿孟禕武威之宿望辛晁彭敏秦隴之冠冕裴敏馬鋪中州之令族張昶涼國之舊裔張穆邊憲文齊楊班梁崧趙昌武同飛羽以大王之神畧撫之以威信農戰並脩文教兼設可以縱横於天下河右豈足定乎傉檀大悦賜敞馬

宋鄭鮮之為桓偉安西功曹舉陳郡謝絢自代曰蓋聞知賢弗推臧文所以竊位宣子能讓晉國以之獲寧鮮之猥承人乏謬蒙過眷既恩以義隆遂再叨非服知進之難屢以上請然自退之志未獲暫申夙夜懷冰敢忘其懼伏見行參軍謝絢清悟審正理懷通美居以端石雖未足以舒其采章升庸以漸差可以位擬人請乞愚短甘充下列授為賢牧實副羣望

南齊何點盧江人陸慧曉為武陵王畢征虜功曹點薦

慧曉於豫章王嶷補司空掾加以恩禮

江祀為明帝驃騎東閤祭酒薦諸葛璩於帝曰璩安貧守道悅禮敦詩未甞投刺邦宰曳裾府寺如其簡退可以揚清厲俗請辟為議曹從事帝許之璩辭不赴

王融與孔休源相友善融薦之於司徒竟陵王為西都學士又江革弱冠舉南徐州秀才時豫章胡諧之行州事融與諧之書令薦革諧之方貢瑯琊王沇便以革代之融位寧朔將軍

丘巨源初仕宋為奉朝請時太祖為鎮軍巨源薦南徐州祭酒王智深於太祖拔為府行參軍除豫章王國常侍

劉瓛為會稽府丞賀瑒祖道力善三禮瑒少傳家業瓛見瑒深器異之甞與俱造吳郡張融指瑒謂融曰此生神明聰敏將來當為儒者宗瓛還薦之為國子生

梁杜惲京兆人高祖臨雍州問惲求州綱惲舉襄陽令柳慶遠高祖曰文和吾已知之所問未知者耳因辟别駕從事

張率為黄門侍郎甞薦顧協於帝問協年率言三十有五帝曰北方髙原四十強仕南方卑濕三十已衰如協便為已老但其事親孝與友信亦不可遺於草澤卿便稱勑喚出於是以協為太學博士

明山賔累官為國子博士散騎常侍鮑幾字景玄貧以母老諸吏部尚書王亮干禄亮一見嗟賞舉為春陵令後為山賔所薦為太常丞以外兄傅昭為太常依制緦服不得相臨改為尚書郎

賀琛普通中太尉臨川王宏臨州召補祭酒從事琛年已四十餘始應辟命武帝聞其有學術召見文德殿與語悅之謂僕射徐勉曰琛殊有世業應補王國侍郎稍遷兼中書通事舍人

陸倕為吏部郎沈峻初為國子助教倕與僕射徐勉書薦峻曰五經博士庚季達須換計公家必欲詳擇其人凡聖賢可講之書必以周官立義則周官一書實為羣經源本此學不傳多歷年世北人孫詳蔣顯亦經聽習

而音乖楚夏故學徒不至唯助教沈峻特精此書比日時聞講肆羣儒劉巖沈熊沈宏之徒並執經下坐北面受業莫不歎服人無閒言苐謂宜即用此人命其專此一學週而復始使聖人正典廢而更興累世絕業傳於學者勉從之奏峻兼五經博士於館講授聽者常數百人

劉遴之南陽湼陽人元帝鎮荊州以為長史遴之鄉人宗懍少聰敏語輒引古事鄉里呼為小兒學士帝謂遴

之曰貴鄉多士為舉一有意少年遴之以憕應命即日

引見令兼記室

北齊甄琛中山人為定州長史簡試諸生見同郡杜

弼策問之義解閑明應荅如響大為琛所歎異其子寬

與弼為友州牧任城王澄聞而召問深相嗟賞許以王

佐之才琛還雒與澄並稱之於朝丞相高陽王等多相

招命

裴鑑為臨漳令樊遜為臨漳小吏鑑擢為主簿仍薦之

於右僕射崔暹與遼東李廣渤海封孝琰等為暹賔客劉仁之為魏彭城王韶定州長史時孟業為典籤仁之後為兗州臨别謂吏部崔暹曰貴州人士唯有孟業宜銓之他人不可信也崔暹問業曰君往在定州有何政績使劉西兖如此欽歎答曰稟性愚直唯自脩也

孫騰早依附高祖深見待信行臺郎孫搴以文才著稱騰以宗情薦之未被知也會高祖西討登鳳陵命中外府司馬李義深相府城局李士畧共作檄文二人皆辭

請以搴代高祖乃引搴入帳自為吹火催促之搴援筆立成其文甚美高祖大悦即署相府主簿專典文筆司馬子如與高季式召散騎常侍孫搴飲酒搴醉甚而卒高祖親臨之子如叩頭請罪高祖曰折我右臂仰覓好替還我子如舉魏收季式舉陳元康以繼搴焉

唐房玄齡為秦王府記室時秦府兵曹杜如晦改陝州長史玄齡白秦王曰餘人不足惜杜如晦聰明敏達王佐之才也若使守藩無所用之必欲經營四方非此人

莫可秦王乃請為秦府掾杜淹時不得調將委質於隱太子時封德彜典選以告玄齡恐隱太子得之長其姦計於是遽啟秦王引為天策府兵曹參軍文學館學士

王鎔鎮州節度光啟初進表薦幽州權兵馬留後李全忠曰臣准幽州狀報當道以李全忠權知節度兵馬留後事伏以天步初迴神京乍復凡諸藩鎮咸務謐寧況幽州地控北番界臨東海土俗素稱其雄勇人情須自於綏懷留後李全忠夙習武經頗彰公器軍郡既聞其

愛戴轅營必易於叶和茍將付以元戎誠謂雅符衆望
臣累令偵探靡不端詳事繫安危理難緘默伏惟皇帝
陛下早迴天鑑速注陽光便委兵權俯徇人欲則豈獨
遐陬士卒便獲其慰安實亦隣壤生靈免虞其騷動關
於久遠合具奏陳
梁王發為太祖汴京觀察度支使鄉人敬翔晦跡數年
甲辰東游梁苑遇發時發為太祖所禮節制之權悉寄
於發發每有軍旅重事未决者咨詢於翔既而評之無

不得宜發自知才不及翔乃舉翔於上上召翔一見語及時務異而禮焉自是委以奏記事無巨細必預之

秦韜玉為鹽鐵使有高逵字昭遠者唐初申國公士廉八代孫初為鄜州從事為韜玉所知薦於太祖乃署宣武軍掌記

後唐張全義為河南尹鄭珏以家世依全義家于雒陽應進士十九年不登第戶部侍郎李渥寓居雒都素為全義所禮光化三年渥為禮部侍郎知貢舉全義以書

薦託珏方擢第

郭崇韜為樞密使趙鳳仕梁為天平節度判官明宗拔鄆州得鳳送之於莊宗崇韜素聞其名及見與語乃薦為扈鑾學士

李延光梁末帝時以儒士侍講禁中李愚天復中避地河朔與延光客於山東至是延光屢言愚之行髙學贍有史魚蘧瑗之風召見矢謨王霸之術嗟賞久之擢為左拾遺

張礪初為舉子在梁依翰林學士李愚貞明中礪自河陽北歸莊宗拔授太原府掾出入崇達之間揄揚愚之節概及愚所為文仲尼遇顏回夀夷齊非餓等篇人望風稱之

孟知祥初為莊宗中門使莊宗平定魏博知祥與李紹宏俱掌機要俄而幽州失帥上令紹宏權知幽州軍府事孟知祥地居右戚兼要密之任事難責重切於辭避嘗於上前保薦郭崇韜言有剖繁治劇之能堪委腹心

之任故上召至以為副中門使以副知祥

王居敏為太子詹事元帥秦王從榮府判官與為刑部侍郎劉贊明有鄉曲之舊以秦王盛年自恣須朝中選端士納誨冀其稟畏乃薦贊明授秘書監兼秦王傅

范延光為汴州節度清泰三年以汴州觀察判官王仁裕仕蜀至中書舍人蜀亡東徙累為藩府從事至是延光言其不可滯於賔佐帝亦知之故以為司封員外郎知制誥充翰林學士

安重誨為樞密使李崧始辟范延光常山為管記與宰臣李愚從莊宗皇子繼岌伐蜀擢為拾遺俄而延光入代安重誨為樞密使奏崧以本官為本院學士

漢蘇禹珪為司空乾祐中景範除大理正屬周太祖出鎮於鄴禹珪薦範于太祖因奏為鄴都留守推官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册府元龜卷八百二十九至三十一

詳校官中書臣孫　球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庶吉士臣潘庭筠

謄録監生臣史　堂

冊府元龜卷八百二十九　　宋　王欽若等　撰

總録部

論議

夫考今古之得失評理道之臧否稽合衆説以歸於至當發明大訓用垂於可久使其文質兼備綱條不紊遣辭本乎閎達析理暢乎精微斯議論之為難矣鄭玄所謂論者倫也使其有倫次也賈逵亦曰論釋也言釋其

凝滯也漢氏而下名儒繼作其有內富學術多識前典或時議之未決或俗尚之異端事有須於古義政未契於中道因相譏短形於駁難以至品題先賢之勝劣揚確所習之乖戾詮述性命以達乎幾深講求名理用臻乎奧妙莫不發為嘉論垂之美談其布在所籍莫不悉舉者矣

後漢班彪字叔皮年二十遭王莽敗光武即位於冀州時隗囂據壟擁衆招輯英俊輯與集同而公孫述稱帝於蜀

漢天下雲擾言盜賊擾亂如雲而起大者連州郡小者據縣邑囂問彪曰往者周亡戰國並爭天下分裂數世然後乃定其抑者從横之事復起於今乎抑語辭將承運迭興在於一人也迭互也音大結反願先生論之對曰周之廢興與漢殊異昔周立爵五等諸侯從政言諸侯之國各别為政本根既微枝葉强大本根謂王室也枝葉謂諸侯故其末流有從横之事其埶然也漢家承秦之制並立郡縣主有專己之威臣無百年之柄至於成帝假借外家假音工暇反借音子夜反哀平短祚國祀

三絶危自上起傷不及下故王氏之貴傾擅朝廷能竊尊位而不根於民言無據援是以即真之後天下莫不引領而歎十餘年間外内騷擾遠近俱發假號雲合咸稱劉氏不謀同辭方今雄傑帶州城者皆無七國世業之資詩云皇矣上帝臨下有赫鑒觀四方求民之瘼皇大也上帝天也莫定也言大矣天之視下赫然甚明監察衆國求人所定而受之今民皆謳吟思漢鄉仰劉氏已可知矣鄉讀為嚮囂曰先生言周漢之埶可也至於但見愚民習識劉氏姓號之故而謂漢家復興疏矣

昔秦失其鹿劉季逐而掎之掎偏持其足也音居蟻反時民復知漢虖既感囂言又愍狂狡之不息迺著王命論以救時難其辭曰昔在帝堯之禪曰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舜亦以命禹暨于稷契咸佐唐虞契讀與卨同字本作契光濟四海奕世載德載乘也言相因不絶至於湯武而有天下雖其遭遇異時禪代不同至乎應天順民其揆一也言堯舜以文德相禪湯武以征伐代代興各上應天命下順人心是故劉氏承堯之祚氏族之世著乎春秋謂士會歸晉其處者為劉氏唐據火德而漢紹之始起沛澤則神

母夜呼以彰赤帝之符繇是言之帝王之祚必有明聖顯懿之德豐功厚利積絫之業絫古累字然後精誠通於神明流澤加於生民故能為鬼神所福饗天下所歸往未見運世無本功德不紀不紀不為人所記而得崛起在此位者也崛起特起也崛音其勿反世俗見高祖興於布衣不達其故以為適遭暴亂得奮其劒游說之士至比天下於逐鹿幸捷而得之不知神器有命不可以智力求也帝王賞罰之柄也悲夫此世所以多亂臣賊子也若然者豈徒闇於天道哉

又不覩之於人事矣夫餓饉流隷饑寒道路隷賤隷思有短褐之褻儋石之畜褻謂親身之衣也音先列反一說云衣破壊之餘曰褻儋音丁濫反畜讀曰蓄所願不過一金然終於轉死溝壑何則貧窮亦有命也況虖天子之貴四海之富神明之祚可得而妄處哉故雖遭罹阨會竊其權柄罹亦遭也音離勇如信布彊如梁籍威如王莽然卒潤鑊伏鑕烹醢分裂鑕鍖也伏於鍖上而斬之也鍖音竹林反又況幺麿尚不及數子麿音麽小也幺麽皆微小之稱也幺音一堯反麿音莫可反而欲闇奸天位者虖奸音干是故駑蹇之乘不騁千

里之塗燕雀之疇不奮六翮之用棠梲之材不荷棟梁之任棠即所謂欂櫨也梲梁上短柱也棠音節字亦或作節梲音之説反斗筲之子不秉帝王之重斗筲言小器也筲音山交反易曰鼎折足覆公餗餘食也音速不勝其任也當秦之末豪傑共推陳嬰而王之嬰母止之曰自吾為子家婦而世貧賤而汝也卒富貴不祥不如以兵屬人屬委也音之欲反事成少有其利不成禍有所歸嬰從其言而陳氏以寧王陵之母亦見項氏之必亡而劉氏之將興也是時陵為漢將而母獲於楚有漢使來陵

母見之謂曰願告吾子漢王長者必得天下子謹事之無有二心遂對漢使伏劒而死以固勉陵其後果定於漢陵為宰相封侯夫以匹婦之明凡言匹夫匹婦謂凡庶之夫一夫一婦當相配匹猶能推事理之致探禍福之機而全宗祀於無窮垂策書於春秋春秋史書記事之總稱而況大丈夫之事虖是故窮達有命吉凶繇人嬰母知廢陵母知興審此四者帝王之分決矣分音扶問反蓋在高祖其興也有五一曰帝堯之苗裔二曰體貌多奇異三曰神武有徵應四曰寬明

而仁恕五曰知人善任使加之以信誠好謀達於聽受見善如不及用人如縣已從諫如順流趣時如嚮赴嚮讀曰響如響之赴聲也當食吐哺納子房之策拔足揮洗揖酈生之說寤戍卒之言斷懷土之情雒陽近沛高祖來都關中故云斷懷土之情也斷音丁喚反高四皓之名割肌膚之愛不立戚夫人子舉韓信於行陳收陳平於亡命英雄陳力羣策畢舉此高祖之大畧所以成帝業也若迺靈瑞符應又可畧聞矣初劉媪任高祖而夢與神遇任謂懷孕也震電晦冥有龍蛇之怪及其長

而多靈有異於衆是以王武感物而折券呂公覩形而進女秦皇東游以厭其氣呂后望雲而知所處厭音一葉反始受命則白蛇分西入關則五星聚故淮陰留侯謂之天授非人力也歷古今之得失驗行事之成敗稽帝王之世運考五者之所謂取捨不厭斯位符瑞不同斯度厭當也厭音一涉反而苟昧於權利越次妄據昧貪也外不量力内不知命則必喪保家之主失天年之壽遇折足之凶伏鈇鉞之誅鈇音方于反英雄誠知覺寤畏若禍戒若順也超然

遠覽淵然深識收陵嬰之明分絶信布之覬覦分音扶問反覬音冀覦音踰距逐鹿之瞽説審神器之有授毋貪不可幾為二母之所笑不可幾謂不可庶幾而望也一説幾讀曰冀則福祚流於子孫天禄其永終矣知隗囂終不寤迺避墜於河西墜古地字後為徐令以病免

延篤南陽犫人也犫音昌猶反桓帝時為京兆尹免歸教授家巷時人或疑仁孝前後之證篤乃論之曰觀夫仁孝之辯也辯爭紛然異端互引典文代取事據也代更可謂篤

論矣（篤厚也）夫人二致同源總率百行非復銖兩輕重必定前後之數也而如欲分其大較（較猶畧也）體而名之則孝在事親仁施品物施物則功濟於時事親則德歸於己歸己則事寡濟時則功多推此以言仁則遠矣然物有出微而著事有繇隱而章近取諸身則耳有聽受之用目有察見之明足有致遠之勞手有飾衛之功功雖顯外本之者心也遠取諸物則草木之生始於萌芽終於彌蔓枝葉扶疏榮華紛縟末雖繁蔚致之者根也夫仁

人之有孝猶四體之有心腹枝葉之有本根也聖人知之故曰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人之行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為仁之本與然體大難備物性好偏故所施不同事少兩兼者也如必對其優劣則仁以枝葉扶疏為大孝以心體本根為先可無訟也或謂先孝後仁非仲尼序回參之意蓋以為仁孝同質而生純體之者則互以為稱虞舜顔回是也若偏而體之則各有其目公劉曾參是也夫曾閔以孝悌為至德管

仲以九合為仁功未有論德不先回參考功不大夷吾以此而言各從其稱者也

郭泰字林宗太原人以世亂不仕而名震京師先是蘇不韋父為司隸校尉李暠以昔怨收掠死獄中又刑其屍不韋年十八變姓名夜入暠寢室值暠在廁因殺其妾并小兒乃掘暠父阜冢斷取阜頭以祭父墳士大夫多譏其發掘冢墓歸罪枯骨不合古義唯任城何休方之伍員林宗聞而論之曰子胥雖云逃命而見用强吳

憑閭閻之威因輕悍之衆雪怨舊郢曾不終朝而但鞭墓戮屍以舒其憤竟無手刃後主之報豈如蘇子單持子立靡因靡資強雠豪援據位九卿城闕天阻宫府幽絶埃塵所不能過霧露所不能沾不韋毁身燋慮出於百死冐觸嚴禁陷族禍門雖不獲逞為報已深況復分骸斷首以毒生者使髙懐忿結不得其命猶假手神靈以斃之也力唯匹夫功隆千乘比之於員不以優乎議者於是貴之

朱穆字公叔舉高第為侍御史嘗感時澆薄慕尚敦篤乃作崇厚論其辭曰夫俗之薄也有自來矣故仲尼歎曰大道之行也而丘不與焉蓋傷之也夫道者以天下為一在彼猶在己也故行違於道則愧生於心非畏義也事違於理則負結於意非憚禮也故率性而行謂之道得其天性謂之德德性失然後貴仁義是以仁義起而道德遷禮法興而淳樸散故道德以仁義為薄淳樸以禮法為賊也夫中世之所敦已為上世之所薄況又

薄於此乎故夫天不崇大則覆幬不廣地不深厚則載物不博人不敦龎則道數不遠昔在仲尼不失舊於原壤楚莊不忍章於絶纓繇此觀之聖賢之德敦矣老氏之經曰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居其實不居其華故去彼取此夫時有薄而厚施行有失而惠用故覆人之過者敦之道也救人之失者厚之行也往者馬援深昭此道可以為德誡其兄子曰吾欲汝曹聞人之過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聞口不得言斯言要矣遠則聖賢履

之上世近則丙吉張子孺行之漢廷故能振英聲於百世播不滅之遺風不亦美哉然而時俗或異風化不敦而尚相誹謗謂之臧否記短則兼折其長貶惡則并伐其善悠悠者皆是其可稱乎凡此之類豈徒乖為君子之道哉將有危身累家之禍焉悲夫行之者不知憂其然故害興而莫之及也斯既然矣又有異焉人皆見之而不能自遷何則務進者趨前而不顧後榮貴者矜已而不待人智不接愚富不賑貧貞士孤而不恤賢者戹

而不存故田蚡以尊顯致安國之金淳于以貴埶引方進之言夫以韓翟之操為漢之名宰然猶不能賑一貧賢薦一孤士又況其下者乎此禽息史魚所以專名於前而莫繼於後者也故時敦俗美則小人守正利不能誘也時否俗薄雖君子為邪義不能止也何則先進者既往而不反後來者復習俗而追之是以虛華盛而忠信微刻薄稠而純篤稀斯蓋谷風有棄予之歎伐木有鳥鳴之悲矣嗟乎世士誠躬師孔聖之崇則嘉楚莊之

美行希李老之雅誨思馬援之所尚鄙二宰之失度美韓稜之抗正貴丙張之弘裕賤時俗之誹謗則道豐績盛名顯身榮載不刋之德播不滅之聲然後知薄者之不足厚者之有餘也彼與草木俱朽此與金石相傾豈得同年而語並日而談哉穆又著絶交論亦矯時之作其畧曰或曰子絶存問不見客亦不答也何故曰古者進退趨業無私遊之交相見以公朝享會以禮紀否則朋徒受習而已曰人將疾子如何曰寧受疾曰受疾可乎曰世之務交游也久矣敦千乘不忌于君犯禮以追之背公以從之其愈者則孺子之愛也其甚者則求蔽過竊譽以贍其私事替義退公輕私重居勞於聽也或於道

而求其私贍矣是故遂往不反而莫敢止焉是川瀆並決而莫敢之塞游豬蹂稼而莫之禁也詩云威儀棣棣不可選也後生將復何述而吾不才焉能規此實悼無行子道多闕臣事多尤思復白圭重考古言以補往過時無孔堂思兼則滯匪有廢也則亦焉興是以敢受疾也不亦可乎文士傳曰世無絶交又與劉伯宗絶交書及詩曰昔我為豐令足下不遭母憂乎親解綫絰來入豐寺及我為侍書御史足下親來入臺足下今為二千石我下為郎乃反因計吏以謁相與足下豈丞尉之徒我豈足下部民欲以此謁為榮寵乎咄劉伯宗於仁義道何其薄哉其詩曰北山有鴟不潔其翼飛不正向寢不定息饑則木攬飽則泥伏饕餮貪汚臭腐是食填腸滿嗉嗜欲無極長鳴呼鳳謂鳳無德鳳之所趣與子異域永從此訣各自努力蓋因此而著論也

蔡邕

以為穆身而孤又作正交而廣其致焉邕論畧曰聞之前訓曰君子以

朋友講習而正人無有淫朋是以古之交者其義敦以正其誓信以固遠夫周德始衰頌聲既寢伐木有鳥鳴之刺谷風有棄予之怨其所繇來政之失也自此以降彌以陵遲或閒其始終或彊其比周是以搢紳患其然而論者諄諄如也疾淺薄而攜貳者有之惡朋黨而絕交游者有之其論交也曰富貴則人爭趨之貧賤則人爭去之是以君子慎人所以交已審已所以交人富貴則無暴集之客貧賤則無棄舊之賓矣故原其所以來則知其所以去見其所以始則睹其所以終彼貞士者貧賤不傲于富貴富貴不驕乎貧賤故可貴也蓋朋友之道有義則合無義則離善則久要不忘平生之言惡則忠告善誨之否則止無自辱焉故君子不為可棄之行不患人之遺已也信有可歸之德不病人之遠已也不幸或然則躬自厚而薄責於人怨其遠矣求諸已而不求諸人咎其稀矣夫遠怨稀咎之機咸則乎躬莫之能改也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而二子各有聞乎夫

子然則以交誨也商也寬故告之以距人師也偏故訓之以容衆衆各從其行而矯之至於仲尼之正教則汎愛衆而親仁故非善不善非人不親交游以方會友以文可無貶也穀梁子亦曰心志既通名譽不聞友之罪也今將患其流而塞其源病其末而刈其本無乃未若擇其正而黜其邪與其彼農皆黍而獨稷焉夫黍亦神農之嘉穀與稷並為粢盛也使交而可廢則黍其愆矣括二論而言之則刺薄者博而治斷交者貞而孤孤有羔羊之節與不獲已而矯時也走將從夫孤焉

魏荀粲字奉倩粲太尉顗之弟也諸兄並以儒術論議而粲獨好言道嘗以為子貢稱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聞然則六籍雖存固聖人之糠粃粲兄俣難曰易

亦云聖人立象以盡意繫辭焉以盡言則微言胡為不可得而聞見哉粲答曰蓋理之微者非物象之所舉也今稱立象以盡意此非通於意外者也繫辭焉以盡言此非言乎繫表者也斯則象外之意繫表之言固蘊而不出矣俁及當時能言者不能屈也

荀闓字仲茂為太子文學掾時有甲乙疑論闓與鍾繇王朗袁渙議各不同文帝與繇書曰昔𡊮王國士更為唇齒荀閎勁悍往來銳師真君侯之勍敵左右之深憂也

孫炎字叔然授學鄭玄之門人稱東州一大儒徵為秘書監不就王肅集聖證論以譏短玄叔然駁而釋之

司馬朗字伯達為兖州刺史朗雅好人倫時鍾繇王粲著論云非聖人不能致太平朗以為伊顔之徒雖非聖人使得數世相承太平可致

文帝善朗論命秘書錄其文孫戚曰繇既失之朗亦未為得也昔湯舉伊尹而不仁者遠矣易稱顔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繇此而言聖人之與大賢行藏道一舒卷斯同御世垂風理無降興升泰之美豈俟積世哉善人為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又曰不踐迹亦不入於室數世之倫其在斯乎方之大賢固有間矣

傅嘏為尚書嘗論才性同異鍾會集而論之嘏既達治好正而有清理識要好論才性原本精微尠能及之

夏侯玄為散騎常侍時晉宣帝為太傅問以時事玄議以為夫官才用人國之柄也故銓衡專於臺閣上之分也孝行存乎閭巷優劣任之鄉人下之叙也夫欲清教審選在明其分叙不使相涉而已何者上過其分則恐所繇之不大而干勢馳騖之路開下踰其叙則恐天爵之外通而機權之門多矣夫天爵下通是庶人議柄也

機權多門是紛亂之原也自州郡中正品度官才之來有年載矣緬緬紛紛未聞整齊豈非分敘參錯各失其要之所繇哉若令中正但考行倫輩倫輩當行均斯可官矣何者夫孝行著於家門豈不忠恪於在官乎仁恕稱於九族豈不達於為政乎義斷行於鄉黨豈不堪於事任乎三者之類取於中正雖不處其官名斯任官可知矣行有大小比有高下則所任之流亦煥然明别矣奚必使中正干銓衡之機於下而執機柄者有所委仗

於上上下交侵以生紛錯哉且臺閣臨下考功校否衆
職之屬各有官長旦夕相考莫究於此閭閻之議以意
裁處而使匠宰失位衆人驅駭欲風俗清靜其可得乎
天臺縣遠衆所絶意所得至者更在側近孰不修飾以
要所求所求有路則脩已家門者已不如自達於鄉黨
自達鄉黨者已不如自求之於州邦矣苟開之有路而
患其飾真離本雖復嚴責中正督以刑罰猶無益也豈
若使各帥其分官長則各以其屬能否獻之臺閣臺閣

則據官長能否之第參以鄉閭德行之次擬其倫比勿使偏頗中正則唯考其行迹別其高下審定輩類勿使升降臺閣總之如其所簡或有參錯則其責負自在有司官長所第中正輩擬比隨次率而用之如其不稱責負在外然則內外相參得失有所互相形檢孰能相飾斯則人心定而事理得庶可以靜風俗而審官才矣又以為古之建官所以濟育羣生統理民物也故為君長以司牧之司牧之主欲一而專一則官任定而上下安

專則職業脩而事不煩夫事簡業修上下相安而不治者未之有也先王建萬國雖其詳未可得而究然分疆畫界各守土境則非重累羈絆之體也下考殷周五等之敘徒有小大貴賤之差亦無君官臣民而有二統互相牽制者也夫官統不一則職業不脩職業不脩則事何得而簡事之不簡則民何得而靜民之不靜則邪惡並興而姦偽滋長矣先王達其如此故專其職司而一其統業始自秦世不師聖道私以御職姦以待下懼宰

官之不脩立監牧以董之畏督監之容曲設司察以糾之宰牧相累監察相司人懷異心上下殊務漢承其緒莫能規改魏室之隆日不暇及五等之典雖難卒復可粗立儀準以一治制今之長吏皆君吏民橫重以郡守累以刺史若郡所攝唯在大較則與州同無為再重宜省郡守但任刺史刺史職存則監察不廢郡吏萬數還親農業以省煩費豐財殖穀一也大縣之才皆堪郡守是非之訟每生意異順從則安直已則爭夫和羹之美

在於合異上下之益在能相濟順從乃安此琴瑟一聲也蕩而除之則官省事簡二也又幹郡之吏職監諸縣營護黨親鄉邑舊故如有不副而因公掣頓民之困弊咎生於此若皆并合則亂原自塞三也今承衰弊民人彫落賢才鮮少任事者寡郡縣良吏往往非一郡受縣成其劇在下而吏之上選郡當先足此為親民之吏專得底下吏者民命而常頑鄙今如并之吏多選清良者造職大化宣流民物獲寧四也制使萬户之縣名之郡

守五千以上名之都尉千戶以下令長如故自長以上考課遷用轉以能升所牧亦增此進才劾功之敘也若經制一定則官才有次治功齊明五也若省郡守縣皆徑達事不擁隔官無留滯三代之風雖未可必簡一之化庶幾可致便民省費在於此矣又以為文質之更用猶四時之迭興也王者體天理物必因弊而濟通之時彌質則文之以禮時泰侈則救之以質今承百王之末秦漢餘流世俗彌文宜大改之以易民望今科制自公

列侯以下位從大將軍以上皆得服綾錦羅綺紈素金銀飾鏤之物自是以下雜綵之服通於賤人雖上下等級各示有差然朝臣之制已得侔至尊矣玄黄之采已得通於下矣欲使市不鬻華麗之色商不通難得之貨工不作雕刻之物不可得也是故宜大理其本準度古法文質之宜取其中則以為禮度車輿服章皆從質朴禁除末俗華麗之事使幹朝之家有位之室不復有錦綺之飾無兼采之服纖巧之物自上以下至於樸素之

差示有等級而已勿使過一二之覺若夫功德之賜上恩所特加皆表之有司然後服用之夫上之化下猶風之靡草樸素之教興於本朝則彌侈之心自消於下矣宣王報書曰審官擇人除重官改服制皆大善禮鄉閭本行朝廷考事大指如所示而中間一相承習卒不能改秦時無刺史但有郡守長吏漢家雖有刺史奉六條而已故刺史稱傳車其吏言從事居無常治吏不成臣其後轉更為官司耳昔賈誼亦患服制漢文雖身服弋

綈猶不能使上下如意恐此三事當待賢能然後了耳

玄又書曰漢文雖身衣弋綈而不革正法度内外有僭

儗之服寵臣受無限之賜繇是觀之似指立在身之名

非篤齊治制之意也今公侯命世作宰追蹤上古將隆

至治抑末正本若制定於上則化行於衆矣夫當宜改

之時留殷勤之心令發之日下之應也猶響尋聲耳猶

垂謙謙曰待賢能此伊周不正殷姬之典也竊未喻焉

玄又著樂毅論曰觀樂生遺燕惠王書其殆庶乎知機

合道以禮始終者與又其喻昭王曰伊尹放太甲而不疑太甲受放而不怨是存大業於至公而以天下為心者也夫欲極道德之量務以天下為心者必致其主於盛隆合其趣於先王苟君臣同符則大業定矣于斯時也樂生之志千載一遇之世亦將行千載一隆之道豈其局迹當時止於兼并而已哉夫兼并者非樂生之所屑彊燕而廢道又非樂生之所求不屑苟利心無近事不求小成斯意兼天下者也則舉齊之事所以運其機

而動四海也夫討齊以明燕主之義此兵不興於爲利矣圍城而害不加於百姓此仁心著於遐邇矣舉國不謨其功除暴不以威力此至德全於天下矣邁全德以率列國則幾於湯武之事矣樂生方恢大綱以縱二城牧民明信以待其弊將使即墨莒人顧仇其上願釋干戈賴我猶親善守之智無所施之然則求仁得仁即墨大夫之義仕窮則從微子適周之道開彌廣之路以待田單之徒長容善之風以申齊士之志使夫忠者遂節

勇者義著昭之東海屬之華裔我澤如春民應如草道光宇宙賢智託心鄰國傾慕四海延頸思戴燕主仰望風聲二城必從則王業隆矣雖淹留兩邑乃致速於天下也不幸之變世所不圖敗於垂成時運固然若乃逼之以威刼之以兵則攻取之事求欲速之功使燕齊之士流血於二城之下多殺傷之殘以示四海之人縱暴易亂以成其私鄰國望之其猶豺虎既大墮稱兵之義而喪濟溺之仁且虧齊士之節廢廉善之風掩宏通之度

棄王德之隆雖二城幾於可拔霸王之事攸其遠矣然則燕雖兼齊其與世主何以殊哉與其鄰國何以相傾樂生豈不知拔二城之速了哉顧城拔而業乖也豈不慮不速之致變哉顧業乖與變同歸是觀之樂生之不屠二城未可量也

蜀秦宓為大司農初李權從宓借戰國策宓曰戰國從横用之何為權曰仲尼嚴平兼聚衆書以成春秋指歸之文故海以合流為大君子以博識為弘宓報曰書非

史記周圖仲尼不采道非虛無自然嚴平不演海以受淤歲一蕩清君子愽識非禮不視今戰國反覆儀秦之術殺人自生亡人自存經之所疾故孔子發憤作春秋大乎居正復制孝經廣陳德行杜漸防萌預有所抑是以老氏絶禍於未萌豈不信邪成湯大聖覩野魚而有獵逐之失定公賢者見女樂而棄朝事若此輩類焉可勝陳道家法曰不見所欲使心不亂是故天地貞觀日月貞明其直如矢君子所履洪範記災發於言貌何戰

國之謡權乎哉

費禕為大將軍録尚書事禕聞司馬懿誅曹爽設甲乙論平其是非甲以為曹爽兄弟凡品庸人苟以宗子枝屬得蒙顧命之任而驕奢僭逸交非其人私樹朋黨謀以亂國懿奮誅討一朝殄盡此所以稱其任副士民之望也乙以為懿感曹仲附已不一豈爽與相干事勢不專以此陰成疵瑕初無忠告侃爾之訓一朝屠戮讒其不意豈大人經國篤本之事乎若爽信有謀主之心大

逆已搆而發兵之日更以芳委爽兄弟懿父子從後閉門舉兵蹙而向芳必無悉寧忠臣為君深慮之謂乎以此推之爽無大惡明矣若懿以爽奢僭廢之刑之可也滅其七口被以不義絕子丹血食及何晏子魏之親甥亦與同戮哉為僭濫不當矣

吳韋曜為太子中庶子蔡頴亦在東宮性好博奕太子和以為無益使曜作博奕論其辭曰蓋聞君子恥當年而功不立疾沒世而名不稱故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

是以古之志士悼年齒之流邁而懼名稱之不立也故勉精厲操晨興夜寐不遑寧息經之以歲月累之以日力若甯越之勤董生之篤漸漬德義之淵棲遲道藝之域且以西伯之聖姬公之才猶有日昃待旦之勞故能隆興周道垂名億載況在臣庶而可以已乎歷觀古今立功名之士皆有累積殊異之迹勞身苦體契濶勤思平居不墮其業窮困不易其素是以卜式立志於耕牧而黄霸受道於囹圄終有榮顯之福以成不朽之名故

山甫勤於夙夜而吳漢不離公門豈有游惰哉今世之人多不務經術好翫博奕廢事棄業忘寢與食窮日盡明繼以脂燭當其臨局交爭雌雄未決專精鋭意心勞體倦人事曠而不脩賓旅闕而不接雖有太牢之饌韶夏之樂不暇存也至或賭及衣物徙棊易行廉恥之意弛而忿戾之色發然其所志不出一枰之上所務不過方罫之間勝敵無封爵之賞獲地無兼土之實技非六藝用非經國立身者不階其術徵選者不繇其道求之於

戰陣則非孫吴之倫也考之於道藝則非孔氏之門也以變詐為務則非忠信之事也以刼殺為名則非仁者之意也而空妨日廢業終無補益是何異設木而擊之置石而投之哉且君子之居室也勤身以致養其在朝也竭命以納忠臨事且猶旰食而何博奕之足躭夫然故孝友之行立貞純之名彰也方今大吴受命海内未平聖朝乾乾務在得人勇畧之士則受熊虎之任儒雅之徒則處龍鳯之署百行兼包文武並騖博選良才旌

簡髦俊設程試之科垂金爵之賞誠千載之嘉會百世之良遇也當世之士宜勉思至道愛功惜力以佐明時使名書史籍勲在盟府乃君子之上務當今之先急也夫一木之枰孰與方國之封枯棊三百孰與萬人之將衮龍之服金石之樂足以兼棊局而貿博奕矣假令世士移博奕之力而用之於詩書是有顔閔之志也用之於智計是有良平之思也用之於資貨是有猗頓之富也用之於射御是有將帥之備也如此則功名立而鄙

賤遠矣

裴玄字彦黄有學行官至大中大夫問子欽齊桓晉文夷惠四人優劣欽答所見與玄相反覆各有文理

晉陸喜初仕吳累遷吏部尚書有才思好著述有校論格品篇曰或問予薛瑩最是國士之第一者乎答曰以理推之在乎四五之間問者愕然請問答曰夫孫皓無道肆其暴虐若龍蛇其身沈默其體潛而勿用趣不可測此第一人也避尊居卑禄代耕養玄靜守約冲退澹

然此第二人也侃然體國思治心不辭貴以方見憚執政不懼此第三人也斟酌時宜在亂猶顯意不忘忠時獻微益此第四人也溫恭脩慎不為諂首無所云補從容保寵此第五人也過此已往不足復數故第二已上多淪沒而遠悔吝第三已下有聲位而近咎累是以深識君子晦其明而履柔順也問者曰始聞高論終年啟寤矣

裴頠為尚書左僕射深患時俗放蕩不尊儒術何晏阮

籍素有高名於世口談浮虚不遵禮法尸禄躭寵仕不事事至王衍之徒聲譽大盛位高勢重不以物務自嬰遂相倣效風教陵遟乃著崇有之論以釋其蔽王衍之徒攻難交至並莫能屈又著辨才論古今精義皆辯釋焉未成而遇禍

傅玄泰始中為司隷校尉玄少時專心誦學後雖顯貴而著述不廢撰傅子為内外中篇時何曾有清德玄著論稱曾及荀顗曰以文王之道事其親者其頴昌何侯乎

其荀侯乎古稱曾閔今曰荀何内盡其心以事其親外崇禮讓以接天下孝子百世之宗仁人天下之命有能行孝之道君子之儀表也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令德不遵二夫子之景行者非樂中正之道也又曰荀何君子之宗也又曰頴昌侯之事親其盡孝子之道乎存盡其和事盡其敬亡盡其哀予於頴昌侯見之矣又曰見其親之黨如見其親六十而孺慕予於頴昌侯見之矣先是馬均扶風人有巧思絶世有裴子者上國之

士也精通見理閒而哂之乃難先生先生口屈不對裴子自以為難得其要言之不已傅子謂裴子曰子所長者言也所短者巧也馬氏所長者巧也所短者言也以子所長擊彼所短則不得不屈以子所短難彼所長則必有所不解者矣夫巧天下之微事也有所不解而難之不已其相擊刺必已遠矣心乖於內口屈於外此馬氏所以不對也傅子見安鄉侯言及裴子之論安鄉侯又與裴子同傅子曰聖人具體備物取人不以一揆也

有以神取之者有以言取之者有以事取之者有以神取之者不言而誠心先達德行顔淵之倫是也以言取之者以變辯是非言語宰我子貢是也以事取之者若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雖聖人之明盡物如有所用必有所試然則試冉季以政試游夏以學矣游夏猶然況自此而降者乎何者懸言物理不可以言盡也施之於事言之難盡而試之易知也今若馬氏所欲作者國之精器軍之要用也費十尋之木勞二人之力不

經時而是非定難試易驗之事而輕以言抑人異能此猶以已智任天下之事不易其道以御難盡之物此所多廢也馬氏所作因變而得是則初所言者不皆是矣其不皆是因不用之是不世之巧無繇出也夫同情者相妬同事者相害中人所不能免也故君子不以人害人必以考試為衡石廢衡石而不用此美玉所以見誣為石荆和所以抱璞而哭之也於是安鄉侯悟遂言之武安侯武安侯忽之不果試也此既易試之事又馬氏

巧名已定猶忽而不察況幽深之才無名之璞乎後之君子其鑒之哉馬先生之巧雖古公輸般墨翟王爾近漢氏張平子不能過也公輸般墨翟皆見於時乃有益於世平子雖為侍中馬先生雖給事省中俱不典工官巧無益於世用人不當其才聞賢不試以事良可恨也

裴子者裴秀安鄉侯者曹羲武安侯者曹爽也

李秉字元冑有儁才為時人所貴官至秦州刺史秉嘗答司馬文王問因以為家誡曰昔侍坐於先帝時有三

長吏俱見臨辭出上曰為官長當清慎當勤脩此三者何患不治乎並受詔既出上顧語吾等曰相誡勑正當爾不待坐衆賢莫不贊善上又問曰必不得已於斯三者何先或對曰清固為本次復問吾吾對曰清慎之道相須而成必不得已慎乃為大夫清者不必慎慎者必自清亦繇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是以易稱括囊无咎藉用白茅皆慎之至也上曰卿言得之耳可舉近世能慎者誰乎諸人各未知所對吾乃舉故太尉荀景

倩尚書董仲連僕射王公仲並可謂為慎上曰此諸人者温恭朝夕執事有恪亦各其慎也然天下之至慎其惟阮嗣宗乎每與之言言及玄遠而未曾評論時事臧否人物真可謂至慎矣吾每思此言亦足以為明誡凡人行事年少立身不可不慎勿輕論人勿輕說事如此則悔吝何繇而生患禍無從而至矣

虞溥髙平人補尚書都令史尚書令衛瓘尚書褚䂮音畧並器重之溥謂瓘曰往者金馬啟符大晉應天宜復先

王五等之制以綏長久不可承暴秦之法遂漢魏之失也玭曰歷代歎此而終未能改

華譚字令思廣陵人為州從事太康中刺史嵇紹舉譚秀才將行别駕陳總餞之因問曰思賢之主以求才為務進取之士以功名為先何仲舒不仕武帝之朝賈誼失分漢文之時此吳晉之滯論可辯此理而後别譚曰夫聖人在上物無不理百揆之職非賢弗居故山林無匿景衡門不棲遲至承統之主或復凡人居聖人之器

處臣庶之上是以其教日頹風俗漸弊又中才之君所資者偏物以類感必於其黨黨言雖非彼以為是以所授有顏冉之賢所用有廊廟之器居官者日蕫元凱之功在上者日度堯舜之義彼豈知其政漸毁哉朝雖有求賢之名而無知才之實言雖當彼以為誣策雖奇彼以為妄誣則毁已之言入妄則不忠之責生豈故為哉淺明不見深理近才不著遠體也是以言不用計不施恐死亡之不暇何論功名之立哉故上官昵而屈原放宰

嚭寵而伍員戮豈不哀哉若仲舒抑於孝武賈誼失於漢文蓋復是其輕者耳故白起有云非得賢之難用之難非用人之難信之難得賢而不能用用而不能信功業豈可得而成哉

潘岳為懷令時以逆旅逐末廢農奸淫亡命多所依湊敗亂法度勅當除之十里一官𣓨使老小貧戶守之又差吏掌主依客舍收錢岳議曰謹按逆旅久矣其所緜來也行者賴以頓止居者薄收其直交者貿遷各得其

所官無役賦因人成利惠加百姓而公無末費語曰許由辭帝堯之命而舍於逆旅外傳曰晉陽處父過甯舍於逆旅魏武皇帝亦以為宜詩曰逆旅整設以通商賈然則自堯至今未有不得客舍之法唯商鞅尤之固非聖世之所言也方今四海會同九服納貢八方翼翼公私滿路近畿輻輳客舍亦稠冬有温廬夏有涼蔭芻秣成行器用取給疲牛必投乘涼近進發槁寫轂皆有所憩又諸刼盜皆起於迥絶止乎人衆十里蕭條則姦宄

生心連陌接館則寇情震懾且聞聲有救已發有追不救有罪不追有戮禁暴捕亡常有司存凡此皆客舍之益而官𣠽之所乏也又行者貪路告糴炊爨皆以昏晨盛夏晝熱又兼星夜既限早閉不及𣠽門或避晚關迸逐路隅祇是慢藏誨盜之原茍以客舍多敗法教官守棘𣠽獨復何人彼河橋孟津解券輸錢高第督察數入校出品郎兩岸相檢猶懼或失之故懸以禄利許以功報今賤吏疲人獨專𣠽稅管開閉之權藉不校之勢此

道路之蠹姦利所殖也䘚歷代之舊俗獲行留之懽心使客舍灑掃以待征旅擇家而息豈非衆庶顒顒之望請曹列上朝廷從之

王接為征虜將軍司馬蕩陰之役侍中嵇紹為亂兵所害接議曰夫謀人之軍軍敗則死之謀人之國國危則亡之古之道也蕩陰之役百官奔北唯嵇紹守職以遇不道可謂臣矣又可稱痛矣今山東方欲大舉宜明高節以號令天下依春秋褒三累之義加紹致命之賞則

遐邇向風莫敢不肅矣朝廷從之

阮裕居會稽剡縣後除東陽太守徵侍中不就還剡山有肥遁之志裕雖不博學論難甚精嘗問謝萬云未見四本論君試為言之萬叙説既畢裕以傅嘏為長於是搆辭數百言精義入微聞者皆嗟異之

江惇字思悛孝友淳粹高節邁俗性好學儒玄並綜每以為君子立行應依禮而動雖隱顯殊途未有不傍禮教者也若乃放達不羈以肆縱為貴者非但動違禮法

道之所棄也乃著通玄道崇簡論世咸稱之康帝時徵拜博士著作郎皆不就

虞預為散騎常侍雅好經史憎疾玄虛其論阮籍裸袒比之伊川被髪所以荒服入於中國以為過衰周之時

孫盛博學善言名理于時殷浩擅名一時與抗論者惟盛而已盛嘗詣浩談論對食奮擲麈尾毛悉落飯中食冷而復暖者數四至暮忘飡浩竟無以難之緜是遂知名起家著作郎

謝萬工言論善屬文敘漁父屈原季主賈誼楚老龔勝孫登嵇康四隱四顯為八賢論其旨以處者為優出者為劣以示孫綽綽與往反以體公識遠者則出處同歸萬終於散騎常侍

王坦之為北中郎將有風格尤非時俗放蕩不敦儒教頗尚刑名學著廢莊論與殷康子書論公謙之義曰夫天道以無私成名二儀以至公立德立德存乎至公故無親而非理成名在乎無私故在當而忘我此天地所

以成功聖人所以濟化繇斯言之公道體於自然故理泰而愈降謙義生於不足故時弊而義著故大禹咎繇稱功言惠而成名於彼孟反范燮殿軍後入而全身於此從此觀之則謙公之義固以殊矣夫物之所美已不可收人之所貴我不可取誠患人惡其上衆不可蓋故君子居之而每加損焉隆名在於矯伐而不在於期當匿迹在於違顯而不在於求是於是謙光之義與矜競而俱生卑挹之義與夸伐而並進由親譽生於不足未

若不知之有餘良藥效於瘳疾未若無病之為貴也夫乾道確然示人易矣坤道隤然示人簡矣二象顯於萬物兩德彰於羣生豈矯枉過直而失其所哉繇此觀之則大通之道公坦於天地謙伐之義險巇於人事今存公而廢謙則自伐者託至公以生嫌自美者因存黨以致惑此王生所謂同貌而實異不可不察者也然理必有源教亦有主茍探其根則玄指自顯若尋其末弊無不至豈可以嫌似而疑至公弊貪而忘於諒哉康子及

袁宏並有疑難坦之標章摘句一一申而釋之莫不厭服又孔嚴著通葛論坦之與書贊美之其忠公慷慨標名賢勝皆此類也又云坦之著公論袁宏作論以難之韓伯覽而美其辭旨以為是非既辯誰與正之遂作辯謙以折中

范甯少篤學多所通覽時以浮虛相扇儒雅日替甯以為其源始於王弼何晏二人之罪深於桀紂乃著論曰或曰黄唐緬邈至道淪翳濠濮輟咏風流靡託爭奪兆於仁義是非成於儒墨平叔神懷超絶輔嗣妙思通微

振千載之頹綱落周孔之塵網斯蓋軒冕之龍門膏粱之宗匠嘗聞夫子之論以為罪過桀紂何哉答曰子信有聖人之言乎夫聖人者德侔二儀道冠三才雖帝王殊號質文異制而統天成務曠代齊趣王何蔑棄典文不遵禮度游辭浮說波蕩後生飾華言以翳實騁繁文以惑世縉紳之徒翻然改轍洙泗之風緬焉將墜遂令仁義幽淪儒雅蒙塵禮壞樂隳中原傾覆古之所謂言偽而辯行僻而堅者其斯人之徒歟昔夫子斬少正卯

於魯太公戮華士於齊豈非曠世而同誅乎桀紂暴虐正足以滅身覆國為後世鑒戒耳豈能迴百姓之視聽哉王何叨海内之浮譽資膏粱之傲誕畫魑魅以為巧扇無檢以為俗鄭聲之亂樂利口之覆邦信矣哉吾固以為一世之禍輕歷代之罪重自喪之釁小迷衆之愆大也甯崇儒抑俗率皆如此甯位至中書侍郎

張輔為馮翊太守嘗著論云管仲不若鮑叔鮑叔知所奉知所投管仲奉主而不能濟所奔又非濟事之國三

歸反坫皆鮑不為又論班固司馬遷云遷之著述辭約而事舉叙三千年事唯五十萬言班固叙三百年事乃八十萬言煩省不同不如遷一也良史述事善足以獎勸惡足以監誡人道之常中流小事亦無取焉而班皆書之不如二也毁貶晁錯傷忠臣之道不如三也遷既造創固有因循難易益不同矣又遷為蘇秦張儀范雎蔡澤作傳逞辭流離亦足以明其大才故述辯士則辭藻華靡叙實錄則隱核名檢此所以遷稱良史也又論

魏武帝不及劉備樂毅減於諸葛亮辭多不載

殷仲堪為荆州刺史時桓玄在南郡論四皓來儀漢庭孝惠以立而惠帝柔弱呂后凶忌此數公者觸彼埃塵欲以救弊二家之中各有其黨奪彼與此其𥚃必與不知匹夫之志四公何以逃其患素履終吉隱以保生者其若是乎以其文贈仲堪仲堪乃答之曰隱顯黙語非賢達之心蓋所遇之時不同所乘之塗必異道無所屈而天下以之獲寧仁者之心未能無感若夫四公者養

志嚴阿道高天下秦網雖虐遊之而莫懼漢祖雖雄請之而弗顧徒以一理有感汎然而應事同賔客之禮言無是非之對孝惠以之獲安莫繇報其德如意以之定藩無所容其怨且爭奪滋生主非一姓則百姓生心祚無常人則人皆自賢况夫漢以劍起人未知義式遏姦邪特宜以正順為寶天下大器也茍亂亡見懼則滄海横流原夫若人之振策豈為一人之廢興哉茍可以暢其仁義與夫伏節委質可榮可辱者道跡懸殊理勢不同

君何疑之哉又謂諸吕彊盛幾危劉氏如意若立必無此患夫禍福同門倚伏萬端又未可斷也于時天下新定權縣上制高祖分王子弟有磐石之固社稷深謀之臣森然比肩豈瑣瑣之禄産所能傾奪之哉此或四公所預予今亦無以辯之但求古賢之心宜存之遠大耳端本正源者雖不能無危其危易持苟啟競津者雖未必不安而其安難保此最有國之要道古今賢哲所同惜也

𤣥屈之

戴逵性高潔常以禮度自處深以放達為非道乃著論曰夫親沒而採藥不反者不仁之子也君危而屢出近關者苟免之臣也古之人未始以彼害名教之體者何達其旨故也達其旨故不惑其跡若元康之人可謂好遯跡而不求其本故有徇本徇末之弊舍實逐聲之行是猶美西施而學其顰眉慕有德而折其巾角所以為慕者非其所以為美徒貴貌似而已矣夫紫之亂朱以其似朱也故鄉原似中和所以亂德放達似惠連所以亂道

然竹林之為放有疾而為顰者也元康之為放無德而折巾者也可無察乎且儒家尚譽者本以興賢也既失其本則有色取之行懷情喪真以容貌相欺其弊必至於末偽道家去名者欲以篤實也苟失其本又有越檢之行情禮俱虧則仰詠兼忘其弊必至於本薄夫偽薄者非二本之失而為弊者必託二本以自通夫道有常經而弊無常情是以六經有失二政有弊苟乖其本固聖賢所無奈何也嗟夫行道之人自非性足體備闇蹈

而當者亦曷能不棲情古烈擬規前修苟迷擬之然後動議之然後言固當先辯其趨舍之極求其用心之本識其枉尺直尋之旨採其被褐懷玉之緜若斯塗雖殊而其歸可觀也跡雖亂而其絜不乖也不然則流蕩忘反為風波之行自驅以物自誑以偽外貽囂華內喪道實以矜尚奪其真主以塵垢翳其大正貽笑千載可不慎歟遂徵散騎常侍不至

袁豹為劉毅撫軍諮議參軍領記室毅時建議大田豹

上議曰國以民而為本民資食以為天循其業則教興崇其本則末理寔為治之要道致化之所階也不敦其本則末業滋章饑寒交湊則廉恥不立當今接簒偽之末值凶荒之餘爭源既開彫薄彌啟榮利蕩其正性賦斂罄其所資良疇無側趾之耕比屋有困餒之患中間多故日不暇給自卷甲却馬甫及三年積弊之黎難用克振實仁懷之所矜恤明教之所爰發也然斯業不脩有自來矣司牧之官莫或為務俗吏庸近猶秉常科依

勸督之故典迷民庶之屢變譬猶脩堤以防川忘淵丘之改易即膠柱於昔絃忽宫商之乖調徒有考課之條而無毫分之益不悟清流在於澄源止輪繇乎高閣患生於本治之於末故也夫設位以崇賢疏爵以命士上量能以審官不取人於浮譽則比周息遊者既歸則南畝闢矣分職以任務置吏以周役職不以無任立吏必以非用省冗散者廢則萊荒墾矣器以應用商以通財勦靡麗之巧棄難得之貨則彫偽者賤穀稼重矣耕耨

勤悴力殷收寡工商逸豫用淺利深增賈販之稅薄疇畝之賦則末技抑而田畯喜矣居位無義從之徒在野靡并兼之黨給賜非可恩致力役不入私門則遊食者反本肆勤者自勸遊食省而肆勤衆則東作繁矣密勿者甄異怠慢者顯罰明勸課之令峻糾違之官則懶惰無所容力田有所望力者欣而惰者懼則嗇人勸矣凡此數事亦務田之端趣也涖之以清心鎮之以無欲勗之以弗倦翼之以康謹舍日計之小成期遠致於暮歲

則澆薄自淳心化有漸矣

徐邈安帝時為驍騎將軍邈論議精密時多諮稟之觸類辯釋問則有對舊疑歲辰在卯此宅之左則彼宅之右何得拘忌於東邈以為太歲之屬自是遊神譬如日出之時向東皆逆非為藏體地中也

冊府元龜卷八百二十九